

月亮升起来了

——谨以此小说，献给东极营救

□支奕

1

支千里和潮生差不多喝了整整一个晚上。一直到天有些亮了，光线从窗户爬进来，爬到潮生爹也就是谢保长为潮生准备的婚床上。支千里喷着酒气站起身来，连警服也没来得及脱，就歪倒在了婚床上。潮生皱着眉头说你不要弄脏了，晚上成亲，阿针要骂我的。

那个时候，他们还不知道什么是里斯本丸号，距离这船沉没，大概还有五十多分钟。

支千里打起了呼噜。潮生睡不着，十分兴奋，因为傍晚，住他家隔壁的阿针姑娘就要过门给他当老婆了。潮生的爹曾语重心长地跟潮生说，你好好让阿针给咱们家生三个儿子，一个捕鱼，一个经商，一个当官。不要让我们再三代单传了。

1942年，潮生和支千里在春天认识。支千里是定海东区警察大队下属短枪中队的副中队长，他敞着怀，吹着口哨，一只手按在腰间的手枪上，像一只横走的螃蟹。在一个小酒馆门口，支千里闻到一阵酒香，喉结不失时机地滚动了一下，于是他用力吸吸鼻子，横着蹿到柜台前，笑望着柜台后面那个抖成一片树叶的男人说，老板生意兴隆啊！男人愣怔一下，把自己弯成一只驼背的虾公，神情谦卑地听着支千里强忍住笑的声音：现在这世道兵荒马乱，要没个像我这样英明神武的警察保护，我真担心这里会遭殃。

男人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上，长官，求你放过我吧，日本人上两天刚来过，我们小本买卖，实在拿不出钱了。其他食客一看情况不妙，纷纷起身尿遁，只有潮生把杯子往桌上一顿，跛着一条腿，一瘸一拐地站出来说：你一个警察不去除暴安良，倒在这里收保护费，你对得起你爹娘吗？

支千里把眼睛眯起来，饶有兴致地上下打量潮生一番，笑了。支千里走到潮生面前，拍拍他的脸说，瘸子你听好，我爹早死了，至于我娘，支千里的眼前浮起了一张涂满雪花膏的松垮的脸，和大家都知道比狗皮膏药还要难缠、比算盘珠子还要精明的个性……一想到这里，支千里就觉得心烦气躁，一个拳头也顺势挥舞出去。潮生的鼻血像两根面条一样挂下来，潮生没擦，扑上去和支千里扭打起来。两个人你来我往谁也不服输，打到最后都打不动了，支千里忽然放声大笑，潮生也笑，于是那个一直躲在柜台后面的店家就看到，两个满脸是血的人竟然坐到一张桌子上喝酒，后来都醉了，就四仰八叉着并排躺在酒馆的地上。

2

突然传来了一声巨响。潮生一脚踢醒了支千里。支千里说，你干什么？我和许许多多正要亲呢……

潮生说，我听到一声巨响，会不会是日本人又打过来了？

支千里说，你别瞎想八想。

潮生继续想他的阿针，嘴角浮着笑，我有一次看到阿针坐在岸边补渔网，后腰露出一小片肉，那么白，像月光一样。

支千里冷笑一声说，好，你们家娶月光进门，油灯都不用点了。

潮生兴奋地说，那你什么时候娶你的月光，我听说，那个许许多多，盯上了国文老师朱得才，你要加油。

支千里不说话，后来叹了一口气，我一表人才，她怎么会去盯朱得才呢。

支千里已经三十有余了，可无论是大家闺秀，还是小家碧玉，支千里都瞧不上，偏喜欢去骚扰大字不识一个的许许多多。许许多多在东极开了一间小杂货铺，支千里常以巡岛的名



东极庙子湖岛 记者 张磊 摄

义坐船过来，专门上她那里买一包香烟，或者是拿一盒洋火，有时他向着石墙伸出一条手臂，趁许许多多不注意，突然就把她斜压在自己的身下，于是许许多多一边挣扎，一边无比厌恶地叫骂，臭流氓，你快放开我！其实许许多多长得并不出众，支千里觉得她很像是一棵雨后的青菜，真实，有生命力。他转念又想，朱得才那个酸秀才到底那点比我强啊。正在给谢保长写对联的朱得才，这时候忍不住连打了三个响亮的喷嚏。朱得才为岛上所有人家免费写对联，他无论走到哪儿，人们都恭恭敬敬地称他一声：朱先生。

那天，绯红的晚霞铺满了海面，把赤着脚在礁石滩赶海的许许多多也涂成了红色。许许多多满意地看着竹篮里热闹非凡的海螺、螃蟹和海胆，大步流星地向着岛上由祠堂改建的学堂走去。她果然看到朱得才手里捧着一卷书，摇头晃脑地在给孩子们讲成军海岛抗倭的故事，月光布满了征衣。许许多多其实已经听过很多遍了，可每一次听，她都觉得意犹未尽。讲这些的时候，朱得才的眼中有一种忧郁，是在那些年轻的渔民身上看不到的，至于那个胡搅蛮缠的警察支千里那就更没个正形了。她一点也不知道，那一刻，她看向朱得才的眼睛里装满了东极上空亮晶晶的星。

3

阿针一动不动地坐在屋里，她单薄的身子上已经套上了红嫁衣。她红着眼眶，叹了一口气，把手里的剪刀攥得更紧了些，夜里那个瘸腿男人若是靠近，她就用它扎过去。阿针的心底早就住进了一个人，他是岛上一个年轻的木匠，成天敲敲打打木材，也敲敲打打她的心。那天阿针像一头小兽一样跳到木匠跟前说，你又在做什么？木匠愣了一下，做一张婚床。阿针问，这是哪家要娶新娘？木匠停下手中的活计，很深地看了阿针一眼说，这里打得起这种婚床的，只有谢保长家。阿针哦了一声，脸红了一红，那你以后也愿意为我打一张这样的婚床吗？木匠点点头，便不再说话，他使出全身气力，不一会儿就卷起了一大堆的刨花。

那时，阿针还不知道爹娘收下了谢保长家送来的一袋银元。一阵剧烈的咳嗽声像一条粗麻绳，瞬间把她的思绪绑回了小屋。啃生番薯的阿弟，好像永远也吃不饱，即便全家人把最好的最多的口粮都留给他，阿弟还是像一根竹竿一样，肉眼可见地消瘦下去。他的排骨胸中仿佛拉着一个破风箱，每次费力地咳嗽一次，那张凹陷的小脸就憋得喘不上气来。终于有一天，阿弟更加费力地咯出了一口鲜血。娘像一只受到惊吓的老母鸡，飞扑过去抱紧阿弟。阿针也央求过爹快撑船带阿弟去大岛上治病。可这个贫瘠的家，值点钱也就是这个女儿了吧。

阿针娘捧着一碗番薯汤进来了，汤是难得的浓稠：阿针，多少还是吃点吧，阿针不响，坐在镜前一动不动。就在阿针的眼泪滚落落下时，一阵急促的敲锣声打破了小岛早晨的宁静。

阿针把湿漉漉的目光投向窗外，看见隔壁的谢保长打着哈欠，一边乱扣短褂上的钮子，手搭凉棚，顺着阿四拿锣槌遥指的方向凝望，烟波浩渺的海平面上，正有大量的不明物体朝着这里漂移过来。

布匹？是一捆捆的碎花布匹！海岸上看热闹的人们越聚越多。谢保长看着这么多从天上掉下来的馅饼，觉得是时候发挥他的领导才能了。他迅速盘上那几根稀疏的头发，一只手叉腰，另一只手向着天空一挥说，都跟我出海。岛上的渔民们踌躇了片刻，纷纷划出自家的木渔船，或者是小舢板。就在谢保长带人一脚踏上船甲板时，潮生不知什么时候来到了他爹身后，摇摇晃晃着也要上船。谢保长狠狠盯了几子一眼，对着支千里说，支警官，你给我看牢他。

4

阿四的小舢板划得最快，就在阿四奋力向更远处的漂浮物划去时，海平面上出现的景象让他的脸一下子变得煞白。

一条巨大的运输船冒着滚滚的黑烟，一头已经栽入海里，像一只垂死的巨鲸正在迅速沉没！阿四，你那舢板禁不住浪，别走太远了。后面的谢保长觉得阿四的状态有一些不对，紧接着他也同阿四一样，好像变成了一个呆住的木头人。

在远处沉船的背景中，谢保长发现周围聚集了好几条挂着膏药旗的军船，伴随着隐约的呼啸和不断的枪声，沉船上越来越多的人像鱼一样纵身跳入汪洋大海中，这一切仿佛是一场可怕的梦境。

抱着一船布匹的谢保长用力揉了一下眼睛，那些在海面上痛苦挣扎的绝望面孔，让他的心一点点沉下去。

快！扔掉布匹，跟我去救人！谢保长把辛苦捞上船的布匹统统丢回掉海里。他身后的海岸上，越来越多的渔民自发跳上下船，纷纷摇着舢板下海救人。酒精在潮生的血液里一路狂奔，他热血沸腾地注视着眼前的一幕幕，忽然侧过头，朝支千里笑了一下说，你别看我是个跛子，你信不信，在水里我绝对游得比你快。支千里后来才意识到，这是潮生留给他的最后一句话，他记得当时浑身酒气的自己用一条胳膊用力搂了一下潮生的脖子，然后豪气冲天地说，如果不下海，那就不是男人。潮生便又笑了一下，抱着他的瘸腿就朝着海边快步走去。就在潮生有些踉跄地跳上阿针爹的那条小木船时，一把剪刀呼啦啦被丢进了一处灌木丛里。

嵛泗列岛

□海东青

守卫，并外出
在东海向洋的空间
六百零六个小岛，譬如御风而行的战车
苍茫无垠，天地相接
陆尽头，尽山

游曳并猎击
在潮头和浪底深处
海礁子天生挚爱
是潮涌的气势
泗是战马奔腾的口沫

大海躁动
大海静寂
生命母胎的生死节律
大海狂嚣
大海静寂

和平是美质
冲动是本质
坦然铺展于蓝星表面
生命母胎的生死节律
大海狂嚣
大海静寂

生不生息
都是深沈八字
昌国蓬莱
无论在北宋在明清还是当下
渔人的追求和意志写在渔叉上渔网上乃至雷达上
红旗猎猎，与海鸥共舞
常年出没于碧海蓝天
舟渔铁甲及舟桥N号



嵛山枸杞岛 记者 张磊 摄